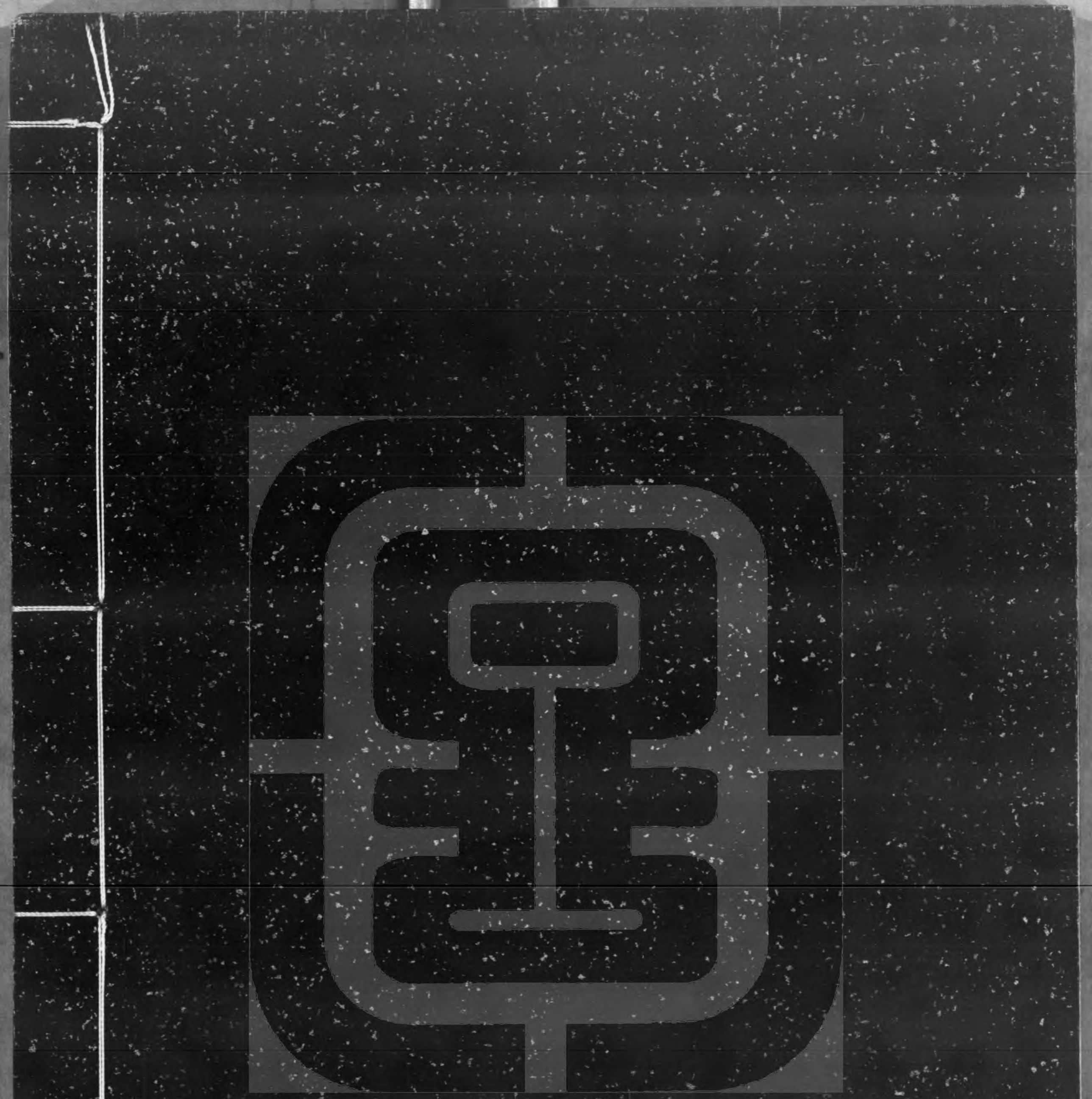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公武安李君羙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

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

使各言小名君羙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

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羙官稱封邑皆有武字

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自言能

絕粒曉佛瀼君羙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

奏君羙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羙坐

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二十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惜使得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五年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賜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尚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傳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

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平公主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如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千車以賜無忌無忌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家有祈請無忌終不許

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竟不從之析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下一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

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
儉直宿門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
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宿舊職昭
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
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
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
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
忌褚遂良私議其事未敢公言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
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日退
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
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師沈進之必死太尉
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
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
以死爭之何以下[illegible]兒先帝勳稱疾不入無忌等
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
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
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
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
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

所共知天下耳目寧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
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冒死昧陛下意罪當死因置勿於
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勞乞放歸田里上
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
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
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
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
漢母輔佐 思帝如己傾復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
如滅之 見前高帝 默良不謂今日墜績 聖代
笑

於益國葙臨之 載臣之心勿也昔吳王不
之言而麋鹿遊姑蘇臣恐海內失望轉於
於闕庭宗廟不享食期有日矣來不濟上表諫曰
王者立后上憑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
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
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
紊統亡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
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
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
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

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嫌
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
逐良爲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
肅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
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
門著勳庸地華纓敝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掖
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
離朝夕宮壺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
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
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
妾爲宸妃韓氏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
非深情爲國乞加寵賞上以表示瑤等瑤等
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
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
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
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
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
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
昔使妾等再見日月改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
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
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
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

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爲蝥氏蕭氏爲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子弘爲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往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吉凶未卜使人於獄中上下其原義府罪不

永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琮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

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咋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恃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灃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兼中書令　來濟與

督　癸丑以李義府爲灃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

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議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同受遺詔又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

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宜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惟悾悾過蝼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然之及議廢王后蕭氏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然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逆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下獄鞫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昌男復然使朕勳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甲兵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

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
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
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
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
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
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
不速願陛下速決之上
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
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
韓瑗嘗語無忌云柳爾
請收捕準濮上又泣曰
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
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
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
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
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
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
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

擊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
任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剌
密急發謀攘袂一呼同
恐黨集必爲宗廟之憂臣
昔宇文化及父述爲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
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
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
不速願陛下速決之上
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
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
韓瑗嘗語無忌云柳爾
請收捕準濮上又泣曰
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
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
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
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
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
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
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

秦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小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楊州都督於黔州安置雍州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二部尚書出爲荆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遣以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彦甫彦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奧敗洪州都督　涼州

趙持滿多力善射　書任俠其從母爲

其勇駙馬都尉長孫銓　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

流驩州許敬宗恐持滿　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

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　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

不可更更無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

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斂曰

夔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

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

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

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

柳奭振州追韓瑗竺立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録

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
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
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
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
柳奭于象州韓瑗
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
書奭紱長孫恩流檀州
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
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
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因於

二郭故宅 冬十月壬辰初立武后廟并追尊四代皇后
有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 后性明敏涉獵文史
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埒矣
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己排羣議而立之又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
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
嘗爲厭勝之術官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
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
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即命儀
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
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怒怒因紿之

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益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欲廢武后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成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環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

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
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
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
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　太子弘仁
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
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
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
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
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
已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六
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
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
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邠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
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
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
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
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
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
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閤門
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

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暱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之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

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徙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莊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

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旦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遣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兵入宮

太后曰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已未立豫王旦爲皇帝攝政事

徙均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攝政事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鄉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睿宗止詣北門告之座末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

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
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
武承嗣齎璽書勞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
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唾
於後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
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
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鑑況公先朝舊德
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
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領巴州檢校故太子
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爲
皇太后常御此宗宸殿施懸紫帳以視朝　三月己
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
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
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爲左金
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
卿同中書門下二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
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
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大
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太
后稱制四方垂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

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爲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原府君爲太原王妣爲太原王后立武氏祠堂於文水縣

吾五代祖克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倫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嘉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讓爲天策上將相睿宗皆追尊之

裴炎爲人襲炎高昌人得龜茲文作五代祠堂於文水縣路諭武用事唐宗室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有

郭元爽公李敬業及弟鑒屋令敬猷給事中虞之音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起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音以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正倫之姪也鑒屋尉魏思温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悁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温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楊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旬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楊州

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録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臣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楊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臣復府上將領楊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温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侍自巾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竊

庭之嬖戕賊元后於翬翟鴆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

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
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五
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爲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
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
嘉魯王靈夔虢王鳳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
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
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
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閒暇不汲汲議誅討太
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敢以子弟
[illegible]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
[illegible]崔察聞之上言炎受顧託[illegible]
[illegible]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illegible]
道侍御史檉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illegible]
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
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
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惡[illegible]
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
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
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聞證炎不反
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
鸞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二品李景諶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温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

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
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
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
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
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
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勘爲兵以俟南軍之至
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
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
兵度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
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
在眼中矣十三丘神勣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

代之思文敬業之叔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
道上變爲敬業所攻不守久之力盡而陷思温請
斬以徇敬業不許謂
武潤州司馬劉延嗣
得免與思文皆囚於
阿令河間尹元貞引
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死顧兄弟曰兄弟官
炎流竄不亦悲乎籍
聚普州刺史又聚辰
裴炎弟子太僕寺丞

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
兵救潤州戰敗爲敬業所擒
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
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
沒其家無籩石之儲劉景先
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
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

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嘗
曰臣爲陛下畫計耳若
帝棄天下遽攬朝政敢詐寃陛下爲李氏婦先
武臣伯父忠於社稷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
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
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
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
命引出伯先反顧曰今用
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二
大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
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
邱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
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
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
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仁
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
軌曰諾明日受仁軌表
今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
炎矣仁軌曰使人覺之
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西追削李敬業祖考官
爵發冢斷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
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
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
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
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
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
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
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
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
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
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
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
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
它將以代將軍將軍
門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

乃引軍而前壬寅馬
十一月辛亥以左鷹
道大摠管討敬業尋
超憑險自固士無所
寇死戰攻之多殺士
江都覆其巢穴支度
非多今多留兵則前
不如先擊之其勢必
克解矣魏元忠請先
敬業敬業敗則敬猷
業引兵救之是腹背

敵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
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
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
弛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
半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
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
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
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
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
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
敵也元忠曰不然識之精

在一決萬一失計
敬猷出於博徒不
軍事其衆單弱人情
臨之駑馬可克敵
及我克敬猷業勝而
左今不先取弱者而
引兵擊超超夜遁進
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
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
若過半左豹韜衛果毅
虜之奇紿其衆曰此李
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
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
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

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因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擊妻子舜潤州將入海舜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詣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獄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眞爲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作冤務挺與詹之奇社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將兵多於都督李孝逸孝逸遂誅之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大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

拜司僕少卿諭曰敬業政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三月辛酉武承嗣罷

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

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

乘御馬宮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

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

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

禁極意毆之仍剃其髮三日去朝冠皆備禮謁武

后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鑾

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

若無人多聚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魏元忠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深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然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救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俟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虞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上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專鞫獄元禮性殘忍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準於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與俊臣遷至御史中丞相與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刑死豬愁求破突反是實

書名號或以楔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翼曬翅或以物絆其膺引拗向前謂之驢駒拔鐵或使跪捧拗累甕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拗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恭無罷任之日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甚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欲惑乘險相紿告疑似賞恐非罪冤人之意也陛下不務玄默以慰安人矣故揚州構逆殆將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慰安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鞫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烝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

使兵部尚書樊子蓋等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大抵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特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弟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

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納言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閣爲給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閣之庶不亂官闈表寢不出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疾癘生地氣不和而

姬阜出令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
塞隔而山變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
太后放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二品劉禕之
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
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
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卖
有私太后命詢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嘗救云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叛太后怒以

拒捍制使庚午賜死
家禕之初下獄睿宗
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
禕之曰此乃所以速五
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
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
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
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兎兎月中物當
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
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
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
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

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妻
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宗別
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當度
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宜應如詔
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靳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定
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
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呂太遠　一月庚午毀
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
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

後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故誣告象賢
及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
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
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
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刺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
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
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
使鑿百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永紫石難
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
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
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

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
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
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璽一東陽
大長公主前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
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
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
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
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
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
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爲慶
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
荊州刺史霍王元軌卒元軌子
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
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
靈夔子范陽王譓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
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
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爲書與貞云內人病浸
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
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
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爲皇帝璽書
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
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

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
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
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摠管
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
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
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
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棄火突
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
寂爲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六葉
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沖還之博州成
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
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郊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
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兵於豫州遣兵陷
蔡　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
大摠管岑長倩爲後軍大摠管將兵十萬以討之
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沖屬籍更姓虺氏
貞聞沖敗欲自鏁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
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
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
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
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

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入懼閉門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二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罪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懷義璟譔常樂長公主傳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迴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祁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遇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逐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蒼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沖通謀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録事參軍高纂以減口冬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

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成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餘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榛棭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

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蓂莢不翦采祿不斷佥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鷰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衮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

百官已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
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
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
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
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
州別駕鄱陽公譚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舊州韋悝之子譚元慶之子也己
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爲譚妻又與
韋善誣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韋又嘗謂玄
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以是不應故坐知反不告
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

謀亦坐　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陋氏
行及滿州而卒八男從徐州刺史東平王績等相繼
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
逃歸將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
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
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棄市免死於是朝
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
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
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
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

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囚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illegible]得召見可以自直于[illegible]豈能作告密人耶乃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眞所引戊申就州訴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進士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縊死己未敕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

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衡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將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問用何死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自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

免死流嶺南　右衛中郎將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
陛下頒成康漢孝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
聖雖盡善矣然大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
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愚昧
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
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
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
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
一日斬兗州金鄉丞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
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
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
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
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
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
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
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
制奉宸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
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
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
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
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

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上
襲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
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
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
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
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
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
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
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曇貞亦族滅擢思止爲
鷹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

后曰卿不識字豈堪此對 曰解爹何嘗識字但
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
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
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
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
兎縣官使人搜捕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貞見閭
里老旹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
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
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
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
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捨拘

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言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議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天官敢卦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

潤州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誅籍甚有功皆爲首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走垂泣謝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懌

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俊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明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及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師闕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逐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

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虞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

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義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師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逐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

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虞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

王攸寧為建昌王士襲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傳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草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窘赦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草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冬十月甲

子論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章方質　壬申

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勒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編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因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負天太后固

王攸寧為建昌王士雖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王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草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救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草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冬十月甲

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賤遣化尉第楚客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章方質　壬申

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頒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屬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因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

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太事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百事紛紜姦僞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閒陛下君臨日淺百官畏懼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制刑比日獄官畫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所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矣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已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在神勳通謀太后命來俊
臣鞫之俊臣與興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
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
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
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
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
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
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武攸暨爲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
王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簡陵列祖墓曰靖陵顯
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義陵爲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門升於道教之
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
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
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
于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
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
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
告地官尚書武思文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
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

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僞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鸞臺侍郎同平章傳遊藝登洪濛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謀表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太后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遺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天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

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堆御史盆脫校書郎有舉人流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撝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用章陵丞盧江郭霸以諂諛當時英賢亦競爲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

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揚孰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罹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衣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

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栲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眞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傑有功駁之以爲明王有司愛人之恩俊臣不能將順獻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賈鄉霍獻可言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陳命於前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緑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帷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

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聘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

昭德始得安眠此仁傑也是時酷吏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揖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賀德慈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請關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笑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

察御史朝邑韋堅善思公且敢言時岩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冤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謨以字行右補闕亟劾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仕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革昧一大地屯蒙三叔流言周雖不誅鉤距無以應二人順人不切刑名

摧姦息暴故置神岩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奸慝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緊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仗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蠹狗也伏願覽古漢之得失考時事之今宜審糟粕之可遺覽濛廬之須毀去妻霏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鑿摺膺鑽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書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窮囚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

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及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其害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
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何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
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
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與以
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　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
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　太后自制神宮樂用
舞者九百人戶婢當四兒爲太后所寵信有
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廢
與德妃朝　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
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
言居太后前容止自若皇嗣有言其
情於　太后者　太后乃殺團兒異母弟宮婢者誘人
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協爲潤州刺史
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
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
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
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　太后擢季昶爲給
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

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接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謙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膩月丁卯隆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申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睿斬於立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

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莞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琊邪王來俊臣誣冬官尚書

神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潭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

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諸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
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物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
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遹軒代之黃成
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武
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
外銘紀功德黜唐頊周以姚璹爲督作使諸胡聚
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臣人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
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
獲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惡情太后委遇頗
使氣人多疾之前後嘗王府諸曹參軍五階上
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
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
須咨謀要待畫日將行方乃別生駮異楊露專擅
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
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
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
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
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
又免死流嶺
壬午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
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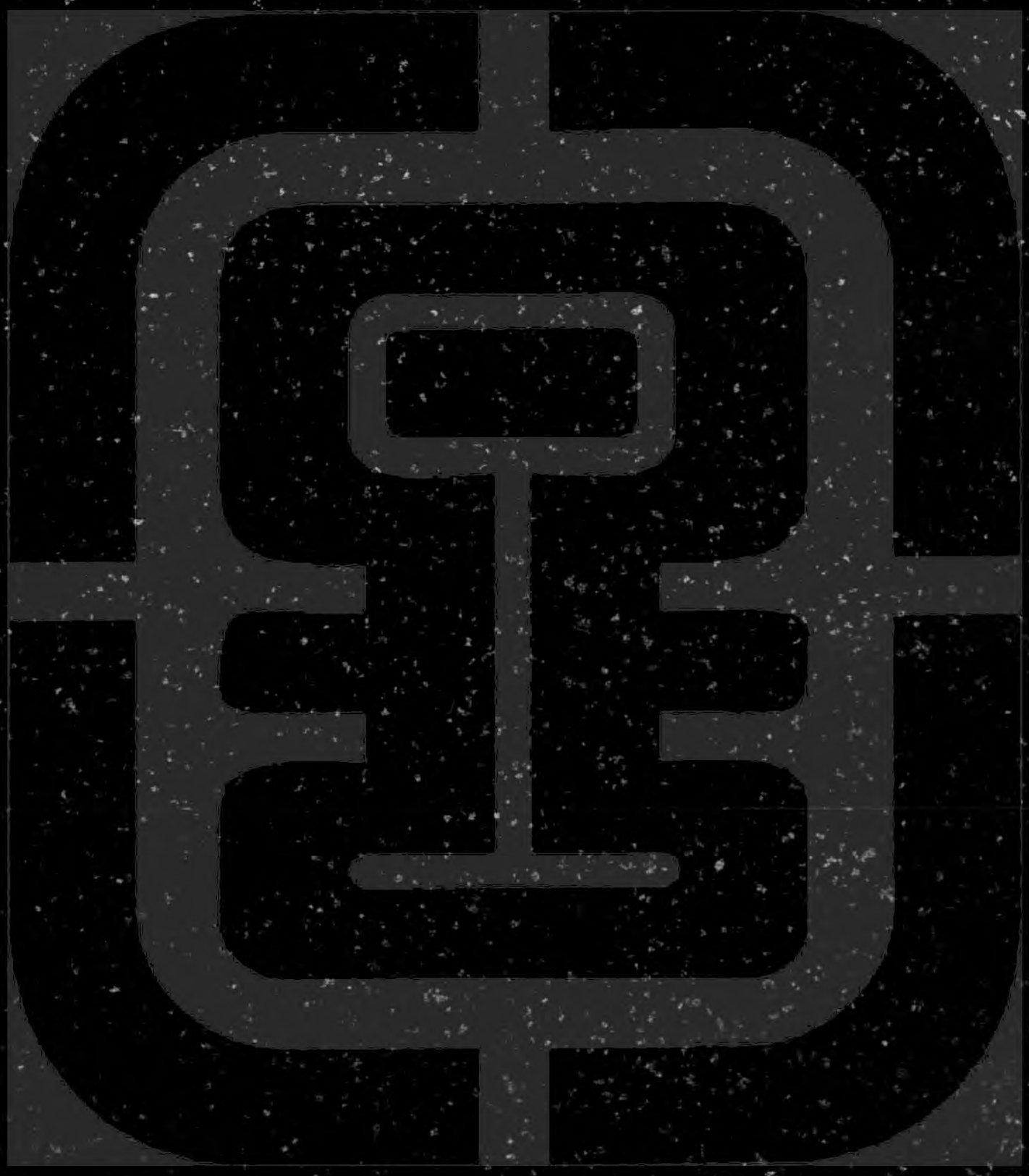
司刑少卿皇甫文備秦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
章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
巨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
貶集州元方聚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
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
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
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
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
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
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
懷義頗厭入宮名公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

千人侍御史周矩巡行嶺南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
始還朕即令往矩至青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
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
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
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鳳遮會於朝
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像菩薩像皆於阬中
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
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
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
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
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

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秀
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
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
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
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之
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之
是河内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言笑
宇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生
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採藥及明堂火尼入喧言
告太后怒叱之曰汝當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
燒因斥還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就散又有盛貞

安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僕
役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
自殺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
上疏以爲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
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燒
下何心猶爲酺宴書奏不報傷於情性又陛
下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乾坤
主屋爾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表稱陛下
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實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天
寮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忘
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矣

嘉王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艱
興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
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
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
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冤攘爲業當官則賕賄是求
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
付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
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
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
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面
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

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
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衆校多於木
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
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
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
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齐比
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
今之牧伯遷代太速修來忽往逢轉萍流既懷苟
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
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敦賞罰疏奏太后頗嘉
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

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
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
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
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
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
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
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
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
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
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
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